

佛教中的動物成語（下）

顏石

馬面出現

馬面一開始是一種夜叉，比牛頭阿傍晚出，根據佛教典籍，推測馬面夜叉大約遲至宋朝才出現。例如，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》卷七：「釋迦彌勒換手椎胸，文殊普賢連聲叫屈。喝一喝云：『馬面夜叉纔稽首，牛頭獄卒便擎拳。』」¹³ 大慧普覺禪師即大慧宗杲（一〇八九—一一六三年）南宋時人。也在同一時期前後，牛頭馬面開始並稱，例如南宋的《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》卷三：

獄官分付（即吩咐）馬面牛頭，等時打上鐵床，重重腳縛拘拷。油鑊火熬，煎煮炮燒。將身勒上刀山，又使牛耕鋸解。愁雲暗暗，黑霧漫漫。親男親女在何方？恩愛夫妻不見面。啼聲大哭，日夜淒惶。早知有此業因緣，何不生前求懺悔？如今方省，儘是虛沒。

奉勸世上為人，早早回心向善。早朝念佛，暮禮如來。百年命盡了無常，不怕陰司並地府。南無大悲大願、大聖大慈報恩德菩薩摩訶薩。伏願不違本誓，憐愍有情。攝受報恩人，同行出世孝。¹⁴

可以看見地獄的描述已經完全「官僚化」，具有嚴明的階級制度，馬面牛頭是獄官的下屬，負責以種種酷刑，處罰亡魂。

牛頭馬面並稱，一開始可能只是某些地方的區域性發明，主要應用於儀軌當中。例如對照道教之中，規模約略相當於佛教水陸法會的《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》（據相關研究指出，也是在宋朝開始出現），其〈神位門〉篇也將牛頭馬面列入羅刹。到了明清時期，牛頭馬面在民間小說中開始粉墨登場，因此也廣為流傳並成為深入民間，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形象，如《說岳全傳》等皆可見。

簡言之，牛頭馬面的出現，是佛教地獄觀歷經長時間發展出來的成果。

盲人摸象

善男子！譬如有王告一大臣，汝牽一象以示盲者。爾時大臣受王勅已，多集眾盲，以象示之。時彼眾盲各以手觸，大臣即還而白王言：『臣已示竟。』爾時大王即喚眾盲各各問言：『汝見象耶？』眾盲各言：『我已得見。』王言：『象為何類？』其觸牙者，即言象形如蘆菴根；其觸耳者，言象如箕；其觸頭者，言象如石；其觸鼻者，言象如杵；其觸者，言象如木白；其觸脊者，言象如床；其觸腹者，言象如甕；其觸尾者，言象如繩。

善男子！如彼眾盲，不說象體，亦非不說。若是眾相，悉非象者，離是之外，更無別象。善男子！王喻如來正遍知也，臣喻方等大涅槃經，象喻佛性，盲喻一切無明眾生。¹⁵

《涅槃經》中，佛以象比喻佛性，盲人比喻一切無明眾生，各自憑藉其經驗和思維，揣度、猜想佛性到底

是什麼。盲人摸象的成語後來延伸為只憑片面瞭解或局部經驗，妄對全體加以猜測，或是判斷全局。

盲人摸象的故事其實並非只在《涅槃經》中，多部佛教中都提到這則故事，而且也不是佛教所獨有。在耆那教、伊斯蘭的蘇非教派中也有流傳，知名詩人魯米的詩歌中，盲人摸象的故事變成暗室中有一群明眼人碰觸大象。故事情節、版本雖然但所有的故事原意都在說明人類認知的偏狹和有限，以致於無法看出全貌。

象的體型龐大、力大無窮，又因為人類能夠馴象，這能讓人類生出許多想像。大象是佛經中很重要的一種動物，在多處佛陀故事中，佛陀以降服狂象、醉象，象徵其智慧與慈悲的偉大力量，同時象還是普賢菩薩的座騎，象徵行願，也就是實踐。也有「香象渡河」、「香象絕流」等成語。

以大象作為普賢行願的象徵饒有意味，也讓人聯想到美國宗教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（Jonathan Haidt）的觀念。他將宗教情感、道德感以大象為喻，在其著作《象與騎象人》、《好人總是自以為是》，以象和騎象人的關係，從演化論的角度解釋人類宗教觀、道德感的建立過程。¹⁶

簡言之，海德特認為人類的宗教情緒、道德感就像

大象，力大無比。然而，人類面對宗教的價值判斷，往往是「直覺先來，策略理性後至。」因此，道德往往能夠凝聚人心，卻也往往令人目盲，無法看清真相。因此人類有時候會基於集體的道德感，犯下更可怕的事，或是忽略甚至犧牲弱勢、少數。另一方面，作為人類重要動力的情感、情緒，如果缺乏感情，只由理性決定，也會造成嚴重問題。例如，在某些腦部受損的案例中，由於主宰情感、情緒的區域受傷，這些人因為對他人毫無感覺，無法同理心，甚至成為可怕的罪犯。

海德特取材自神經科學、遺傳學、社會心理學、演化模型等最新的研究，主旨就是要人們認清自己是個自以為是的偽君子。人們總是看見別人眼中的刺，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梁木。他引僧璨的〈信心銘〉：

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但莫愛憎，洞然明白。
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欲得現前，莫存順逆。
違順相爭，是為心病。

世間當然不可能沒有眾聲喧嘩，不然也將一片死寂。然而，如果要瞭解自己的侷限、分歧、潛力。人人必須後退一步，放下自己那一套道德主義，運用心理學，檢視這場「順」、「逆」的遊戲，以免落入看不見自己眼中樑木的格局。

大吹法螺

螺在佛教中有兩種極端的比方，一種是極為懶惰，雖然沒有成語，卻著和宰予晝寢相近的故事。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，有次在佛陀說法的時候，竟然打起瞌睡來，於是佛陀呵責他：「咄咄汝好睡，螺螄蚌蛤內，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」阿那律受此激勵，不眠不休，大加精進，甚至因此瞎了雙眼，後來佛陀傳他金剛照明三昧，因此獲證天眼通。

螺在佛教的另一種象徵是正面的。比喻法音的宣流或是音聲的供養。佛教中有「大吹法螺」之說。然而，隨著成語的應用日廣，大吹法螺有時也當作譏諷人喜歡說大話。這不應扭曲它原來的正面意義。

海螺就是一種貝類，現在也正面生態的危機，因為人們大量的撿拾，貝類難以繁衍，甚至也讓寄居蟹找不到家。不論牠是否真像佛經中說的沉睡千年，人們還是要愛護動物，愛護地球。不然，有一天連「大吹法螺」這個成語也將消失。因為後代子孫可能連海螺是什麼也不知道。

披毛戴角

披毛戴角是佛教內使用的成語，一般人比較難以理

解。簡言之，披毛戴角是指變成動物。佛教相信六道輪迴、因果業報，各種生命型態都與其前世有關。

披毛戴角並不是經文的翻譯，是華人注釋經典的創發，如唐朝的《法華經玄贊要集》卷十二：「當來披毛戴角畜生身是所趣，今生無慚無愧惡業衆生爲能趣。」意思是指若無道德、沒有慚愧的心，則會落入畜生道，所以披著毛皮，甚至頭上頂著角，這也意謂著可能要爲人做牛做馬，甚至成爲人類餐桌上的食物。

結語：眾生平等

《涅槃經》未傳時，當時人們雖然相信佛法，卻不認爲所有的人都能成佛，有些人可能特別頑劣，惡性重大，是成不了佛的，也就是「闡提」無法成佛。當時的竺道生（三七二—四三四）卻孤明先發，主張人人皆能成佛，人人皆有佛性。這在當時是很激進的主張，也頗有爲惡人張目，替壞人說話的嫌疑，就像爲極邪惡的人辯護一般。因此原籍山東的他，就被趕到了當時算是文化邊地的南方蘇州虎丘山。道生法師到了虎丘山，仍不放棄他的信念，主張衆生皆有佛性，闡提也能成佛，對著石頭說法。據說石頭聽了道生法師演說佛法，也點頭稱是。

有人認爲佛教慈悲爲懷，加上基於出離輪迴的思想，主張愛護動物。其實佛教更根本的是相信一切生命在本質上並無差別，是平等無二的。只是因爲前世主客觀條件的不同，有了現前的不同生命形態。

因爲佛陀根據衆生不同根性，給予不同的教理說法，善用不同的比喻。動物的寓言故事是其中一環，藉由其中的趣味賦予深刻內涵。在理解這些意義的同時，還是不能忘了人類對於動物應有的責任。護生，愛護動物，是身爲佛教徒不變的責任和義務。（全文完）

註釋：

13. 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七冊，頁八三八上。
14. 《藏外佛教文獻》第八冊，〈如來廣孝十種報恩道場儀〉，頁一三六上。
15.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三十二〈師子吼菩薩品〉，《大正藏》第十二冊，頁五五六，上。
16. 強納森海德特，〈好人總是自以為是：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〉（台北：大塊，二〇一五）。以下摘要內容主要出自其第一章。